

李益研究

• 王胜明 著 •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王胜明 著

李益研究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益研究/王胜明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4.10
ISBN 7-80659-661-5

I. 李... II. 王... III. 李益(748~约 829)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8114 号

李益研究

王胜明 著

责任编辑 谭晓红

装帧设计 李文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28)87864170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661-5/K·105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余正松

说到边塞诗，人们多会将其定位在唐代，因为唐代是其创作的鼎盛时期，而边塞诗又代表了唐诗最高成就，“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沧浪诗话》）。说到边塞诗人，往往想到的又是高适和岑参，因为他们不光边塞诗数量多（高适现存四十余首，岑参七十五首），更因其作多雄健豪放，最能体现气格雄浑的盛唐气象，故“岑嘉州、高达夫、李东川，皆阔大赡博，要为一家眷属”（阙石《静居绪言》）。“岑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风会所感，豪杰挺出，遂不得不变出杜公矣”（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

但是，若走出樽荐盛唐的耀目光环，客观言之，则中唐人李益亦当推为唐代最为重要的边塞诗人之一。因为：首先，他是文

学史上从军出塞时间最长的边塞诗人。“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从军诗序》）从大历九年至元和初，三十余年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从军诗序》），边塞诗史上无人能及。其次，边塞诗数量多，贞元四年，41岁时即辑录“从军诗”五十首赠左补阙卢景亮，虽“放佚多矣”（《郡斋读书志》），但今尚余五十余首，占其现存诗歌三分之一强。复次，后人对其评价颇高，影响颇巨。早在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便云：“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宋人欧阳修等《新唐书·李益传》更云：“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清人张澍更是推崇有加，认为高、岑之辈无法与李益比肩，其《李尚书诗集序》云：“昔开元时，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辈风尘未偶，贯酒小饮，值旗亭雨雪，梨园会宴，以歌诗之多寡，定名称之甲乙，揶揄欢噱，自鸣得意。何似君虞之篇，被诸管弦，供奉至尊，施乃图绘哉！独其宦途蹇偃，送士登庸，怨望陵蹠，为时排迕，又未尝不叹其狭中也。然迹汉以来，仲宣赋从军，只贡颂谀；灵运送秀才，徒述怀思。惟君虞以爽飒之气，写征戍之情，览关塞之胜，极辛苦之状，当朔风驱雁，荒月拜狐，抗声读之，恍见士卒踏冰而皸瘃，介马停秣而悲鸣，诟非才之所独至耶？”此说虽有过誉之嫌，但从另方面亦说明李益对后世影响之大。

李益诸体皆长，随意遣驱，辄有佳构。魏泰说：“李益古诗律诗相称，然皆非应物之比也。”（《临汉隐居诗话》）许学夷之论更

具代表性：“五言古多六朝体，效永明者，酷得其风神。七言古，气格绝类盛唐。……《祝殇辞》语多奇警，与李华《吊古战场文》并胜，惜非完璧。五言律，气格亦胜。‘白马羽林儿’一篇，可配开宝。‘霜风先独树，瘴雨失荒城’一联，雄伟亦类初唐。”（《诗源辩体》）他的绝句写得最好，七绝几为神品。胡应麟说：“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诗薮·内编》）清人李慈铭评价更高：“若论绝句，则李十郎之雄浑高奇，不特冠冕十子，即太白、龙标，亦当退让。”（《越缦堂读书记》）古体亦得李白精髓。如陆时雍《诗镜总论》云：“李益五古，得太白之深，所不能者澹荡耳。”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古凡例》：“大历五古，以钱仲文为第一，得意处宛然右丞。次即李君虞，得太白一体。”同时，他的诗歌风格亦非常独特，虽然生活在“骨气顿衰”的中唐，但其边塞诗又多具有盛唐气象的开阔和雄浑，这在唐代也是独树一帜的，故杨慎《升庵诗话·晚唐两诗派》云：“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数君子真豪杰之士哉。”徐献忠《唐诗品》亦云：“君虞生习世纷，中遭顿抑，边朔之气，身所经闻。故从军出塞之作，尽其情理，而慕散投林，更深遐思。古诗郁纡盘薄，姿态变出，自非中唐之致。”许学夷则云：“李益、权德舆在大历以后，而其诗气格有类盛唐者，乃是其气质不同，非有意复古。”（《诗源辩体》）

此外，还有许多正面或反面的突出特点，在文学史上亦不多见，如他一人同时有《李益诗集》和《李君虞诗集》两不同别集传世；又如他是唐代唯一在私生活方面最为人诟病、且以真实人

物行迹而被写入传奇的诗人，在《唐国史补》卷中、《旧唐书·李益传》《新唐书·李益传》《直斋书录解題》诸书中皆记录他“少有痴病，防闲妻妾过于苛酷，有散灰扃户之说闻于时，故时谓痴痴为‘李益疾’”之事；在《霍小玉传》中，“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惑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真有点遗臭万年的味道。而且，他还是被误解最多的唐代诗人，如对其籍贯、行迹、交游及诗歌的记述、评价等，自唐以来，错讹颇多，至今尚未厘清。

由上可见，无论在唐代文学史，抑或整个中国边塞诗史上，李益都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但因其自身人格缺陷、数十年卑微的薄尉生涯和所处时代整体诗歌风骨颓衰等，在相当程度上掩蔽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光辉和成就，也从而误导了现代研究者的目光和研究方向。时至今日，李益诗歌依然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迄今所见，不过数十篇零散文章而已。已有成果中，研究者也大都在重复使用着唐代以来诸如李益“陇西姑臧”、“大历四年进士，授郑县尉”之类错误材料研究其生平事迹，除了将其诗歌研究主要定位于贯穿其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和忠君报国思想之外，而对其相关文献资料中的大量错误论述，及边塞诗之外的游侠、咏物、纪事、联句、妇女等其他题材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李益研究中的重大缺憾。此书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李益研究中存在的种种缺憾和不足而作的。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尤足称道：

其一，资料丰富，论断精审。此书无论考证李益生平事迹，还是论析其诗歌创作，均是在最大限度地占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的，往往能在传统文献之外，倾力挖掘出许多前所未见的新

资料，使文章材料丰富，基础扎实，故颇多超越前人和时人的新观点、新结论。如在考述李益《从军诗序》的可靠性时，除了引证大量版本目录资料之外，又运用了北宋人贺铸《读李益诗》“君虞兴圣孙，诗律早专美。乐府度新声，官醕奉天子。鲜风猎兰若，华月濯桃李。独有连眉郎，才称劣相比。颇闻竹窗句，流落绮絨耳。吏曹久失调，幕府感恩起。从军五十篇，王粲惭率尔。……”及其序文：“甲子夏，与彭城诗社诸君，分阅唐诸家诗，采其平生，人赋一章，以姓为韵。君虞，益字也，见《从军诗序》。”证实了早在北宋时代，《从军诗序》就已经广为人知，人们已知李益字君虞，其五十首从军诗当时还存于世的事实。又如在考证李益诗集版本体系时，因为掌握了大量唐、宋以来的相关材料，遂能得出“《李益集》《李君虞诗集》《李尚书诗集》三本系统实为《李益集》《李君虞诗集》两本系统，皆出《李益集》，其本质之别在于《李君虞诗集》比《李益集》多录《从军诗序》及六首联句诗”等正确结论。此外，书中所引用的诸如《图书见闻录》卷五《故事拾遗·雪诗图》、张澍《李尚书诗集序》、徐献忠《唐诗品》《能改斋漫录》卷二、梅尧臣《拟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等资料也皆为首次面世。更需提及的是，正文之外附录的大量研究资料价值颇高，不仅显示了作者的谨勤，也见其涉猎之广泛。

其二，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对前人许多研究成果的有力匡正。由于作者治学态度谨严，尤能勤奋多思，加之掌握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故常能勾稽史料，探骊得珠，对前人的失误，多所匡正，在考订李益军旅生涯时，尤其突出。如在考证初次从军时，先以《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金石萃编》卷八十《华岳

题名》《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罢秩后入华山采茯苓逢道者》等材料定其“罢秩”时间在大历九年，又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方镇年表》等史料和李益《边思》《观回军三韵》等诗作互相推证，最后以唐世“防秋”现象为突破口，雄辩地认定李益首次从军在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军中，纠正了容肇祖先生《唐诗人李益生平》认为首次从军“在建中初，随‘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而‘故府司空’不是韩游瑰便是邢君牙了”；卞孝萱先生《李益年谱稿》认为“首次从军在建中初，但此‘故府司空’为检校司空……崔宁”；谭优学先生《唐诗人行年考·李益行年考》以为首次从军在“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军中”等错误观点，因为此三家之论皆以《从军诗序》为主要依据，显然误解了李益本意。此外，对李益初仕诸问题、籍贯、“巡行朔野”、“再赴渭北”、“首赴幽州”、“从军振武”、“最后的军旅生活”，及《全唐诗》《文苑英华》等总集和别集中对其诗歌的收录和辨识方面等皆有精彩表现，纠正了自唐宋以来相关问题中的许多错误，使其研究终于走出歧途，步入正轨，为李益研究作出了自己独特贡献。

其三，视野开阔，论述全面。在唐宋文学研究中，李益一直不是热点，此前的成果中，除了热衷于以不辨青红皂白的历史文献资料考究其生平之外，诗歌研究一律将其定位为边塞诗人，反复阐发、突出其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和忠君思想等，而对其他方面的探讨展开不够。此书除了研究其边塞诗外，还系统论述了李益的联句诗、游侠诗等其他方面的成就，且皆能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由小见大，客观深刻地把握其特色和规律。如在论述其联句诗时，先论述唐代及先唐联句诗发展状况和特色，然后以

此观照李益联句诗，指出其诗“既有时代性，又有传统性”的特色。“时代性是指其联句成员的集团化和作品的阶段化，这些与整个唐代联句诗的发展状况是一致的。传统性是指他在创作上大力承绪汉魏六朝技法，以人均四句或一句的短篇、以日常生活内容和感受入诗，唯求心灵愉悦，不刻意求新求变的创作原则”。立论新颖且公允，即使论述其边塞诗，亦不局限于爱国主义的阐发，而是在阔大的历史时空中，展现其“强烈的功业思想，个人英雄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和雄健刚劲、沉郁愤激的风格情调，及其内在和外在成因”，其学术视野和研究切入点皆不乏可圈点之处。

此书的不足之处是，由于各章节内容相对独立，故内在联系的系统性略显不足。同时，对李益影响最大的绝句艺术尽管在某些篇章中间有提及，但未能予以专章系统论述，似言未尽意，当然，这些都不会影响全书的整体成就和价值，作为一个年轻学者，能够达到此种高度，已属不易。

胜明是甘肃民勤人，有着北方人的纯朴和勤苦，为学谨勤，孜孜不倦。1997年从我攻读硕士研究生，当时基础不甚扎实，但勤能补拙，经过几年攻读硕、博的刻苦打拼，学养日渐深厚，至今已经在《文学遗产》《新疆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等核心和省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此书是他的第一部专著，主体是其硕士论文，故写作过程中经常与我相商。现此书即将出版，求我作序，颇感欣慰，虽俗务繁忙，欣然从之。

目 录

序	余正松 (1)
---------	-----------

◇ 上编 李益诗事考证 ◇

第一章 李益研究状况综述	(3)
第二章 李益研究失误辨正	(24)
第三章 李益的籍贯问题	(53)
第四章 李益的时代	(66)
第五章 李益的仕历	(88)
第六章 《霍小玉传》中李益本事考	(144)

◇ 下编 李益诗歌论析 ◇

第一章 李益诗版本考论	(161)
-------------------	---------

第二章 李益的边塞诗	(179)
第三章 李益的联句诗	(194)
第四章 李益的游侠诗	(229)
第五章 李益诗歌中的乱世情结	(247)

◇ 附 录 ◇

李益逸文	(269)
李益诗歌评论	(271)
李益传记材料	(293)
李益诗集著录	(300)
李益与友人交往诗	(303)
主要参考文献	(307)
后记	(312)

上编 李益诗事考证

第一章 李益研究状况综述

—

广义的李益研究在唐代即已开始，其中，既有作品的收录整理，也有对生平事迹的论述。元和间，令狐楚编进《御览诗》，录李益《临溱沔见蕃使列名》《避暑女冠》《送客还幽州》《拂云堆》《暮过回乐烽》《春夜闻笛》《度破讷沙》《隋宫雁》《送人归岳阳》《古瑟怨》《边思》等三十六首诗，数量居各家之首，显示了编者对李益诗歌整体价值的高度评价。

一些学者对李益的生活和创作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注意到李益的籍贯、创作和坎坷仕途：“李益，陇西姑臧人，风流有文词。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复为尚书郎。”李观《邠宁庆三州节度飨军记》描述李益的刚直个性：“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从朗宁之军，恶群小之日取媚也。”同时，对晚年李益恃才放旷的缺陷也有所展示：“长庆初，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时

罢相二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仆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赵璘《因话录·商部上》以逸闻趣事方式，巧妙纠正了柳宗元《先友记》所谓“李益，陇西姑臧人”的错误：“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此外，时人蒋防以青年李益为反面角色创作了传奇《霍小玉传》，其中穿插或暗示了许多李益的真实行迹，如家于洛阳、以表妹卢氏为妻、大历四年在东都中进士、大历六年在上都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等，皆实有其事。但亦不乏失实之处，如“擢第”时应为22岁，而非20岁；大历六年应为“讽谏主文”及第，而非“以书判拔萃登科”等等。

五代人刘昫撰《旧唐书》，首次为李益作传，此传以柳宗元《先友记》、李肇《唐国史补》、李吉甫《元和姓纂》和蒋防《霍小玉传》为基础，认为李益为“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对李益元和后的仕历也有粗略介绍，如“自河北召还，用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其幽州诗句，降居散秩。俄复用为秘书监，迁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判院事，转右散骑常侍”等。

综观这一阶段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很高、为后世研究提供重要资料的成果，如李肇《唐国史补》“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云云，是对李益边塞诗的具体评价，后世各类李益传记中对其作品整体成就的评价皆据此而作。又如《御览诗》所收录的三十六首作品亦是后世研究李益诗歌必不可少的重要凭据，

因为其中《金吾子》《鹧鸪词》《立秋前一日览镜》《代人乞花》《上洛》《扬州怀古》《水宿闻雁》《扬州早雁》《下楼》《逢归信偶寄》《送客归振武》等十一首诗，不见于《全唐诗》以前所有版本的李益别集。其他诗篇的题目和诗句亦与别集颇多差异。诗题方面，如《舟行》《上隋堤》《蜀川听莺》《观回军三韵》《赋得垣上衣》《宿青山石楼》《夜宴观石将军舞》《过降户至统汉峰》《题太原落漠驿西堠》《咏牡丹赠从兄正封》等篇，《李益集》和《李君虞诗集》分别题以《行舟》《汴河曲》《奉和武相公蜀川听莺》《观回军》《赋得垣衣》《石楼山见月》《观石将军舞》《统汉峰下》《幽州赋诗见意时佐刘幕》《牡丹》；文句方面，如《春夜闻笛》“不待天明向北飞”，《边思》“腰垂锦带佩吴钩”，《题太原落漠驿西堠》“此路到长安”，《度破讷沙》“无论塞北无春到”、“经年不见草生时”，《观回军三韵》“万里将军至”、“回旌陇树秋”，《扬州万里送客》“青枫天半白苹洲”，《题宫苑花》“月暗歌吹在昭阳”，《避暑女冠》“欲降三青鸟”，《过降户至统汉峰》“黄沙白骨拥长城”等，《李益集》和《李君虞诗集》等别集分别为“不待春来尽北飞”，“腰悬锦带佩吴钩”，“北去向长安”，“莫言塞北无春到”、“经年不省草生时”，“万里将军没”、“回旌垓戍秋”，“青枫江畔白苹洲”，“月明歌吹在昭阳”，“欲使三清鸟”，“黄河战骨拥长城”。

但亦不乏因个人疏漏而造成的千古错案，如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李益，陇西姑臧人”一说，是后世对李益籍贯的标准说法，但据《魏书·李暠传》《魏书·李宝传》《北史·列传·序传》等，则知李益祖上世居狄道（今甘肃临洮），而非姑臧，又据《新唐书》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则知李仲翔战死后葬狄